



方寸虚构

投射

»»»»»»»» 东海

我朋友那儿子，在我眼里，真算得上是“别人家的孩子”。可她常叹气：“唉，我这儿子算是读书读傻了，快三十的人了，我看他接触过的‘异性’，也只有母猪了。这年头，博士名头有啥用？不修边幅，看到女孩子就脸红，你哪知道，我担心得快得焦虑症了。”可我觉得，这小子活得通透，远比那些对标世俗空内耗的年轻人自在得多。

养猪专业真是契合了她儿子的天性。小时候，孩子们放学后到处疯跑玩耍，他却偏爱蹲在农户猪圈边，盯着一群猪崽一看就大半晌。凭着一股子钻牛角尖的韧劲，他一路过关斩将读到985大学的畜牧博士。别的家长掏空腰包，领着孩子辗转各个补习班，她家自始至终一分补习费没花；农大期间，全程靠着各类奖学金和假期打工养活自己，几乎没怎么向家里伸手过。

就像他母亲说的，长期泡在繁育实验室，他打交道最多的就是母猪；从没自他的言行中流露出一点对异性的爱慕。身上常年套着刚入大学购置的深色西装，甬管春秋，纽扣从上到下扣得满满当当。胡子拉碴，一头硬邦邦的头发根根竖立，远远瞧着乱糟糟的。他母亲三天两头数落他这身行头，直言没哪个姑娘会看上他。每逢被这么“催婚”，这个“怪儿子”就抿嘴一笑，没一点辩解。

我朋友曾去过一次儿子学校的专业实验室，里面一同埋头搞课题的也有几位女研究生，穿着平整的工装，脸上干干净净，没一个人涂抹口红，想必平时也不喜好各式护肤品。“不过说实在的，别看这群姑娘素气。”我朋友说，“可眼里有光，精神头还是蛮足的。”而且她感觉，这群姑娘和儿子一起工作，有一种“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氛围，这给了她一种莫名的慰藉。

生活滋味

从火炉到仙岛

»»»»»»»» 余国定



远眺舟岱大桥 缪佳祎 摄

四个小时后，汽车进入岱山岛最西端双合，洋面上厂房林立，云雾缭绕，这就是仙岛有名的绿色石化城。傍晚时分的双合石壁很美，石壁陡峭，映着夕阳，随着汽车飞驰，一闪而过。

5时30分，汽车抵达岱山客运中心。从凉爽的车厢里步出，带着海腥味的风一阵阵地拂在脸上、背上、手上，吹着家乡的海风，周身顿觉清凉。看着熟悉的建筑，低头翻看手机，家乡最高气温：32摄氏度。

返回老家，走进老屋，好久不见的左邻右舍，纷纷热情地和我打招呼：阿叔回来了，杭州热死了，熬不住了吧；想家了吧，杭州再好，还是家乡好吧。见到乡人，听到乡音，在这个微风习习的夏日，倍感亲切和温馨。

从39到32，看似不过两个寻常数字，却在诉说不同的情境——我的家乡岱山，是仙岛。沐浴着海风，仿佛饮下一杯可口的美酒，炎炎夏日，醉在我的心底。

诗情画意

月光下的白芍药花（组诗）

»»»»»»»» 冰鑫

边关路

路过笑容，路过小草枯了又绿了  
路过远处的山岗上，有一个瞭望塔

塔身比山尖还高。站在塔上的哨兵  
给天空涂抹一道绿色，指引风和月亮  
那里有一条窄窄的，寂寞且长长的小路  
通向天边，也通向母亲的眼眸

一直走下去，循环着步履  
重叠着背影。穿白裙子的姑娘来了又走了  
鸿雁来了又走了  
草根扎在泥土里，陪伴着脚印

归期

思念深深浅浅，盼望也深深浅浅  
归乡的路，在坑坑洼洼中  
盼着那些出走的身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

头发白的，衣服时髦的  
背包空的或者沉重的  
都带着一身尘土和乡愁

一年或者十年。半生或者一生

装满整车物品，装不满归时的月光  
说好的六月就回来，风怎么越刮越猛

雨大的时候，路旁的白桦树就挺直腰板  
空荡荡的路，坚强且孤单地爬上山顶

等等等等。等着那些曾经的少年  
敲一敲山门，报一下姓名和生辰

雨中草原

辽阔无边，只铺了一张纯绿色的毯子  
闪电来了，带回去年来休假的风  
带回了一只羊逝去的记忆

此前，那些孤独和沉寂  
等待雨点打湿叶尖，脚印叠在叶片上  
远方的心在网围栏上遥望  
云给天地，留了一条缝

给你的微笑，留一个回眸  
眼泪流下来时，思念流去山前

没有路，眼睛望过去  
雨会追着一群马，拐向湖边

月光下的白芍药花

一群羊在回眸。看见  
月光捧起白芍药花的脸颊

温柔地笑了，这纯美  
这宁静。若千年前的相守  
别离时，雾已散尽

说好了，归来时戴着面纱  
毡房门口有一个水箱，蓄满了汗水  
泪水。已相思多年

拂一拂枝蔓，挺拔起头羊的目光  
木栅栏连着铁丝网

一束光，连着天和地